

為什麼要倍加珍惜孩子們的想像

葉梅

近年來，我因創作了兒童小說《北斗牽着我的手》，收到很多孩子的來信，也應一些邀約而走進校園，以「奮進吧，科學少年」為題，與孩子們進行交流。我發現在談到科技與夢想時，孩子們那一雙雙亮晶晶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他們雀躍地提問，能否像書中的小主人公一樣，將來真的在太空建立花園城市？或者在北斗七星上建立宇宙觀測站？太空是否也需要清道夫，謹防將來被垃圾污染？

還有很多很多。

他們的想像並不止於提問，事實上，就在我曾去過的紹興一所小學，就有一位小男生在老師和父母的支持下，利用課餘時間研製小火箭，在學校操場上成功發射到天空，並成功收回，得到了社會各界甚至包括一些著名科學家 and 航天員的讚許。這位小男生所在的小學校長和老師說起孩子們的創造時，語氣裏充滿慈愛和珍惜。

我見到各地的中小學裏，有的同學做智能機器人，有的做風能發電機、無人機，有的做各種改良的勞動工具……他們小小年紀，在老師的指導下，做得有模有樣，並可以操作使用，讓人驚嘆不已。還有，在孩子們手繪的圖畫中，更是充滿了神奇的想像，有會飛的智能圖書館，廢舊电路板拼成的星際戰艦，還有穿越時空與外星生物的對話……這些有趣的幻想，恰似天上閃爍的星辰，雖微小卻蘊含着無限的可能。

千百年前，我們的先人曾以豐富的想像勾勒着宇宙的模樣，他們仰望星空，將北斗七星想像成天帝乘坐的馬車，斗柄的轉動預示着四季更迭；想像銀河是天上的河流，牛郎織女隔岸相望；想像嫦娥奔月，廣寒宮裏桂樹飄香……《淮南子》中曾有記載，古人認為「天有九野，九千九百九十九隅，去地五億萬里」，這些大膽而浪漫的想像，不僅是古人對

世界的認知和理解，也是對宇宙奧秘最初的探索，並奇妙地成為現代文明傳承的重要基因。

我在《北斗牽着我的手》一書中，寫到明代有一位本名叫做陶成道，又被稱作萬戶的奇人，他從小熟讀詩書，未曾科考，卻偏愛古人發明的火藥和火箭，夢想借助火藥箭做成一隻飛鳥，將自己送入遙遠的天空。他花費多年的心血，嘗試過無數次，也失敗過無數次，可從不灰心，仍然不停地試驗。一年年過去，終於有一天，他用木頭做的大鳥飛了起來，後來他又做了一隻更大的飛鳥，在鳥兒的尾部捆綁了四十七支火箭，趁着一個風清氣朗的日子，他坐上了那隻飛鳥，然後吩咐人點燃了尾部的火箭。隨着「轟」的一聲巨響，在一片濃煙滾滾之中，烈烈翻騰，那隻大飛鳥帶着萬戶，飛向了高高的天空。

萬戶的夢想在後世得到世界的公認，後人確認為中國明朝的萬戶是世界上真正的航天始祖，他的那次飛鳥行，是人類探索天空的首次最偉大的嘗試。美國火箭學家赫伯特·S·基姆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著作《火箭和噴氣發動機》中寫到萬戶，說他是「試圖利用火箭作為交通工具的第一人」。前蘇聯兩位火箭學家，費奧多西耶夫和西亞列夫，也在他們的《火箭技術導論》中寫到，中國人不僅是火箭的發明者，而且也是「首先企圖利用火箭將人載到空中去的幻想者」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國際天文聯合會將月球背面的一座環形山命名為Wan Hoo（萬戶）。

孩子們讀到兒童小說《北斗牽着我的手》，對萬戶的故事很感興趣，更對書中寫到的北斗導航研製的科學家們充滿了崇敬。從孩子們閃亮的目光中不難得知，古人的想像在今天得以傳承，也正是孩子們認知世界的獨特鑰匙，在他們的眼裏，世界從來不是被數據和規則定義的冰冷存在，而是一個個等待他們去探



◀河北省石家莊市育才小學開展豐富多彩的科技嘉年華活動，學生被小型機器人「舞姿」吸引。

中新社

索的奇幻樂園。他們用天馬行空的想像填補對未知的好奇，用幻想搭建起通往未來科技世界的橋樑，恰似古人用想像叩擊宇宙之門。

從古人幻想嫦娥奔月，到如今人類成功登陸月球；從想像千里眼、順風耳，到電話、互聯網的發明，想像力始終是推動科技進步的重要力量。古人對北斗七星的想像，在現代孕育出了北斗衛星導航系統，在浩瀚的宇宙中為人類指引方向，為全球用戶提供高精度的定位、導航和授時服務。當代的孩子們，無論是城市裏接觸前沿科技展覽的學生，還是鄉村通過科普書籍了解世界的少年，他們對人工智能、量子計算、虛擬現實等前沿科技的想像，都蘊含着無限潛力。關注孩子的想像力，就是在守護他們的創造力源泉。

孩子的大腦如同一片充滿活力的創新沃土，想像力則是播撒其中的珍貴種子。那些看似稚嫩的想法，或許會在未來某一天轉化為新科技的靈感，如果都能像紹興小學那位孩子所得到的充足培育和呵護，那些稚嫩的種子便能生根發芽，將來完全可能成長為推動科技發展的參天大樹。

法和非標準的答案也應給予一席之地，加以關注和呵護，讓孩子們想像能夠得以更多的舒展和發揮，這似乎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。

我們還應注意到，想像力還是孩子情感表達和心靈成長的重要通道。在想像的世界裏，孩子們能相對自由地表達內心的情感和願望，忽視孩子的想像力，就如同關上了他們的心靈之窗，讓他們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情感宣洩和自我認知的機會。為孩子的想像力營造一個靈動生長的空間，避免孩子的心靈受到壓抑，除了學校和老師，家庭、家教也責無旁貸。我們應意識到，孩子將來的天地或狹窄或廣闊，在某種意義上也取決於其成長期的想像力、視野、胸襟之狹窄或開闊。

人類未來的希望之光存放於一代代孩子們的想像之中，它純淨、靈動、充滿無限可能。無論是城市的霓虹燈下，還是鄉村的田野之間，每一個孩子心中都有一片想像的星空。尊重和珍惜孩子們的想像力，不僅是為了他們個人的成長和發展，更是為了人類文明的創新和延續。謹在「六一」國際兒童節到來之際，讓我們把更多的愛和理解給孩子們。

筆墨自在 無問東西

黛西札記
李夢

與香港知名水墨畫家何百里先生和太太相識，已有十餘年了。這些年，雖見面次數不多，每次都難忘，到訪百里先生的畫室「自在軒」時，不論賞畫、求教或是閒談，每每有如沐春風之感。百里先生少時眼見從事會計工作的父親終日忙碌，心有不忍，遂暗暗發誓長大後不為外物所累，做一道遙自在人。這位「自在軒」主人，不論創作或生活，皆講求自在隨心。其作與其人，故此率性灑脫，自成一格。

八十之齡，百里先生即將在香港大會堂舉辦個展，展出創作生涯一甲子不同時期的佳作：既有早年間傳承嶺南畫派風格寫成的牡丹或蓮花等扇面小品，有遠赴太行山親見朝陽初升而對生活心懷熱望的「瞻望」系列，有「靈山秀水」和「四方秋思」中四時四季之妙趣多變，還有與同為畫家的兒子何紀嵐合寫的、呈示香港山海風景的「嵐山百里舟」種種。創作年代不同、心境各異，風格時有創變沿革，卻皆為「寫心」之作，由景及人，借景抒情，我手寫我心。誠如他本人所言：「師自然，由情入手為高。」

回望作畫歷程，每十年有一變化，越變越開闊不拘。青年時期在香港，百里先生跟隨嶺南畫派名家趙少昂高胡宇基學藝，時常與老師和同學一齊往香港郊野看山看海，啟迪創作；上世紀八十年代舉家移居加拿大，廣袤遼遠的北地風光又為他的創作闢出新徑，他一面策劃中國當代水墨藝術展覽推動中加文化交流，亦不時前



▲何百里水墨畫作。

作者供圖

往當地博物館和美術館等參觀，對西洋繪畫尤其是印象派和浪漫主義風格作品了解漸深；二十年前返香港定居後，時常前往內地名勝風景寫生，花甲之年上黃山、遊太行、覽瀟江，將親見祖國壯闊河山而生出的激昂澎湃心境融入畫中。因着東西兩重藝術語境的浸潤和滋養，百里先生在其間遊走，探尋其中的相似與共通，自創「何家山水」，找到獨屬於己的創作風格。

我尤其喜歡百里先生畫中的潑彩技法，既見出印象派捕捉光暗變幻之敏銳，亦糅合潑墨、破墨、漬墨和潑彩等等中國畫技法。紙與筆、墨與水，往來交融，激盪而生出的煙雲或霞光，於山間、於林畔，靈動傳神。立於畫前細看，彷彿正身處畫中風景裏，一呼一吸皆得自然之妙趣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焦灼忙碌的日子裏，觀百里先生畫，樂而忘煩憂。

英倫漫話
江恆

在英國，如果有誰提到「埃塞克斯人」（Essex Man），不妨留意，因其可能像英文俚語 Karen 那樣，存在字面以外的含義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英國《星期日電訊報》刊登了專欄作家西蒙·赫弗的一篇文章，稱因時任首相戴卓爾夫人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，使埃塞克斯地區居民過上富裕生活，令他們在整個八十年代都一直支持保守黨，成了她連續三屆選舉獲勝的主要功臣。由此，西蒙創造了一個新詞——「埃塞克斯人」，用來描述一種新型選民：主要來自於倫敦東部工人階級家庭，但年輕、勤奮、靠從事金融行業暴發且略顯傲慢，代表着工業衰落之後個人主義興起。文章還附帶一幅漫畫，畫的是一個額頭較小的傢伙，穿着一套昂貴但不合身的西裝，在他閃亮的新車和議會大廈前喝着一罐啤酒。

此後「埃塞克斯人」的說法迅速走紅，不僅成為媒體熱門詞彙，還成了喜劇樂見的真人騷節目中一種特定喜劇類型，效果經久不衰。二〇一〇年，專門打造的《唯一出路是埃塞克斯》真人騷節目問世，以一群皮膚曬黑、身材健美的二十多歲年輕人在銀幕上演繹分手和假日浪漫的故事，創造了極高的收視率，甚至吸引到美國女明星詹妮弗·勞倫斯成為忠實的粉

埃塞克斯人

絲。但該節目也進一步強化了當初漫畫中對埃塞克斯人的負面印象，尤其促成了「埃塞克斯女孩」（Essex Girl）笑話的流行，其作為「埃塞克斯人」稱謂的衍生品，專門用來嘲笑當地穿白色細高跟鞋和假曬黑、舉止粗魯的女孩形象，較經典的笑話是：「埃塞克斯女孩下車時如何打開車門？——她會用腳踢。」長期以來，這種刻板印象在英國文化中根深蒂固，以至於在字典中有專用條目，比如《牛津英語詞典》稱她們「不聰明、吵鬧雜亂、唯物主義」，而《柯林斯英語詞典》則添加了「缺乏品味」。

為何英國人對埃塞克斯有這樣的偏見？恐怕要從歷史上找原因。英國歷史學家佩夫斯納曾說，埃塞克斯的形象問題早在羅馬入侵之前就已存在了。如果我們將英國的地圖想像成一隻頭髮蓬亂、憤怒的怪物對着愛爾蘭大喊大叫，那麼埃塞克斯就坐落在它的腸道——泰晤士河口之上。儘管該地區距離倫敦僅有幾英里，但其居民經常被視為落後的人——貧窮、迷信和受教育程度低。

作家笛福早在十八世紀出版的遊記《大不列顛全島之旅》中便寫道，埃塞克斯坎維島是一個沼澤地，居住着一些牧羊人，每當其中一個男人帶新妻子回家時，她就會死於埃塞克斯瘧疾。他對埃塞克斯的揶揄可見一斑。

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為緩解嚴峻的住房和生活需求，英國興建了

一批新城鎮，當中就包括埃塞克斯，它吸引了大批來自倫敦的新移民到此安家落戶。

可是他們之中魚龍混雜，也帶來貧富分化和階層矛盾。比如一九七七年，英國導演麥克·李創作了戲劇《阿比蓋爾的派對》，劇中主角貝弗莉是一個講究吃穿的消費主義者，專門來諷刺這種現象，引起觀眾共鳴，演出了上百場仍座無虛席。該劇後來又被改編成電視劇，只是背景換成臨近倫敦的羅姆福德，這是一個由古老的市場轉變為通勤城鎮的城市，可以說是埃塞克斯在文化上的翻版。

埃塞克斯不僅僅是一個傲慢的消費主義城市，它還被描繪成一個偏見的溫床。一九九二年，英國社會刊物《Harpers & Queen》刊文對埃塞克斯的不良風氣感到失望，指埃塞克斯人代表了一種粗俗的資本主義，因為一些白人逃離多元化的倫敦搬到這裏，很多證據表明他們存在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，比如主張脫歐的極右翼英國民族黨（BNP）便誕生於此。

實際上，近年在多元化風潮影響下，埃塞克斯人的對外形象已有不少改變，如今越來越多被當成新時代中產階級中間選民來看待，不僅是左翼和右翼政黨競相爭奪的目標，甚至成為觀察英國政治的一個晴雨表。儘管如此，其特定稱謂的色彩仍揮之不去，畢竟每個人心中都住着一個不同的埃塞克斯人。

人與事
尹畫

臨《苕溪詩帖》

臨摹《苕溪詩帖》，並非一時興起，而是長久以來對米芾「風樞陣馬，沉着痛快」書風的嚮往（蘇東坡曾盛讚米芾：「真、草、隸、篆，如風樞陣馬，沉着痛快」）。在我看來，書法不僅是線條的藝術，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，而此帖，恰似一扇通往北宋文人精神世界的窗。

苕溪，位於現今浙江省北部，是太湖流域的重要支流。因沿河各地盛長蘆葦，進入秋天，蘆花飄散水上猶如飛雪，當地居民稱蘆花為「苕」，故名苕溪。這片山水靈秀之地，吸引了米芾前來遊歷。

宋元祐三年，米芾與友人暢遊苕溪，沉醉於這裏的湖光山色，飲酒賦詩，而後乘興寫下自作詩八首，成就了這傳世的《苕溪詩帖》。字裏行間，既有「松竹留因夏，溪山去為秋」的閒適，又暗藏「久廣白雪詠，更

度采菱謳」的孤傲，將文人的風雅與狂放融於一體，堪稱其「刷字」風格的典範之作。

米芾曾自稱「臣書刷字」。所謂「刷」，可以理解成他能交替靈活地運用中鋒和側鋒。初臨《苕溪詩帖》，我即被他獨特的「八面出鋒」難倒了，常常顧得了筆畫的形態，卻失了墨色的變化。「八面出鋒」是米芾書法美學的一種體現，「八面」並非實指八個方向，而是藉「八」這個數字來表示多角度的運筆，傳達出米芾自由、隨性的書法藝術精神。

為了攻克「八面出鋒」，臨寫時我特意放慢了速度，仔細觀察字帖中每一根線條的起訖與走勢。通過反覆練習，終於明白米芾的「刷字」並非隨意為之，而是在快速行筆中始終保持着對筆鋒的高度敏感。每一次提按、每一次翻轉，都是對腕力與眼力的雙重

考驗。

我很喜歡《苕溪詩帖》裏的意境。一遍遍臨寫時，彷彿看到米芾在苕溪的畫舫中，醉眼矍矍卻又筆力千鈞地寫下了那些詩句。他的灑脫與不羈，彷彿都化作了筆下的線條，落在我的仿古灑金宣紙上。那種感覺，非習字者不能體會。

然而我得承認，米芾的字體很難臨摹，過程中有喜悅，更多的則是挫敗感。當我將寫好的作品晒在朋友圈，朋友誇讚寫得有模有樣，我卻十分心虛。自己知道，存在的問題很多，每一個字都經不起細看。不過，臨得不百分之百的像有什麼要緊呢？於我來言，習字不僅是技藝的錘煉，更是一場心靈的修行。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，能靜下心來，勻出兩個小時，在橫豎撇捺間尋找內心的寧靜，這何嘗不是一種幸福呢？



◀臨摹《苕溪詩帖》。

作者供圖